

The Monsters
Mary Shelley
& the Curse of Frankenstein

怪物

玛丽·雪莱与弗兰肯斯坦的诅咒

[美] 多萝西·胡布勒

托马斯·胡布勒 著

邓金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Monsters
Mary Shelley
& the Curse of Frankenstein

怪物

玛丽·雪莱与弗兰肯斯坦的诅咒

〔美〕多萝西·胡布勒
托马斯·胡布勒 著
邓金明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怪物: 玛丽·雪莱与弗兰肯斯坦的诅咒 / (美) 胡布勒 (Hobler, D.), (美) 胡布勒 (Hobler, T.), 著;

邓金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书名原文: The Monsters, Mary Shelley and the curse of Frankenstein

ISBN 978-7-208-07882-6

I. 怪… II. ①胡…②胡…③邓… III. 雪莱, M. (1797 ~ 1851) —人物研究 IV. KB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4410 号

策划编辑 刘志凌
责任编辑 陈学量
封面设计 丁威静



世纪文景

怪物——玛丽·雪莱与弗兰肯斯坦的诅咒

[美] 多萝西·胡布勒 托马斯·胡布勒 著

邓金明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6
字数 253,000
版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882-6/1·557
定价 35.00 元

目 录

- 序 1
- 第一章 平等的爱 5
- 第二章 “谁也不是，只是爸爸的小女儿” 44
- 第三章 爱上爱 61
- 第四章 火花四射与不羁之恋 87
- 第五章 欧洲最危险的人 114
- 第六章 幽黯之夏 148
- 第七章 “丑恶的幻影” 176
- 第八章 “我将灰飞烟灭……” 201
- 第九章 幽灵的复仇 231
- 第十章 可怜的波利多里的药方 256
- 第十一章 最小的牺牲品 277
- 第十二章 仇恨之屋 298
- 第十三章 荣耀与死亡 323
- 第十四章 玛丽的孤独 351

序

那的确是一个山雨欲来的漆黑的夜晚。1816年那个寒冷的夏天，恶云席卷天穹，给欧洲和北美的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可怕的雷雨暴风。在年初的时候，天文学家们通过望远镜已经观测到太阳黑子活动有些异常。到6月份，太阳黑子已清晰可见了，人们开始担心它们是世界末日的征兆。在巴黎，一份小册子在四处流传，警告说世界末日来了。在欧洲还有新英格兰的一些地方，7月飘起了雪花。1816年，这个夏之未至的年份，注定会被人们长久记住的。

就在这样一个狂风暴雨肆虐的寒冷的6月的晚上，五位年轻人聚集到了狄沃达蒂别墅——瑞士日内瓦湖南岸的一座豪华避暑山庄。其中的一位，或许已为欧洲或美洲大多数人所熟知了。小伙子们对他那令人难忘的侧面像嫉妒不已，着了迷似的模仿他的穿着和发型；姑娘们对他则芳心暗动，因为据传言（按拜伦曾经的情人卡罗琳·兰姆夫人的说法）拜伦是一个“疯子，坏蛋，千万别招惹的危险分子”。事实上，拜伦逃到这里是为了躲避一个丑闻，人们认为他和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乱伦——这个传言已经导致拜伦年轻的妻子和他离异了。

虽然只有区区二十八岁，但是拜伦已经是那个时代——那个写诗就像现在玩摇滚乐一样流行的时代——最知名的英语诗人了。就在两年前，拜伦像书一样厚的长诗《海盗》，在付印当天就卖出了上万册，在此后几个月内重印七次，对于一部诗集来说，这个纪录恐怕无人企及。

在狄沃达蒂别墅的一伙人当中，至少还有另外两个和拜伦有些相似，他们也是诗人，虽然没拜伦那么风光。一个是拜伦的同伴，光彩照人的约翰·波利多里医生。两年前，年纪轻轻只有十九岁的他就从爱丁堡大学的医学院毕业了。波利多里心甘情愿放弃他的医生事业转投诗歌，但是他在诗歌艺术上的努力和热情，遭到了拜伦的冷嘲热讽。别墅里第三个年轻的诗人，却做到了很少有男人做到、女人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在智识上赢得拜伦的惺惺相惜。他就是珀西·比希·雪莱，年仅二十三岁，他的作品只在一个小的文学圈子里为人所知。与阴暗、忧思、愤世嫉俗的拜伦不同，雪莱拥有天使般的脸庞，白皙，略显纤弱。他认定自己能通过词语的力量来改造世界，而全然不顾世界和他已经完全南辕北辙了。

别墅里两位女士都只有十几岁。一位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葛德文，两年前她成为雪莱的情人，完全不顾一个棘手的事实——雪莱已经（而且现在仍然是）与别人结婚了。玛丽的父母，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威廉·葛德文，是那个时代两位最著名的激进人物，他们将婚姻斥为一种卖淫。然而，当自己十六岁的女儿和雪莱——一个自称是葛德文信徒的人私奔时，葛德文却认为这是一种背叛。为了告慰自己的父亲葛德文，玛丽希望写出一部巨著，证明自己作为子女不仅配得上他，而且也配得上她那位著名的母亲，她在生她的时候逝世了。然而，玛丽仍然没有找到一個值得为

之献身的主题。

这个圈子最后一位是玛丽的异母妹妹，十八岁的漂亮迷人的克莱尔·克莱蒙特（她一般这样称呼自己），她是让这一伙人聚在一起的催化剂。1816年春，克莱尔就大胆地给拜伦写信，要求在他位于伦敦的宅邸会面。虽然拜伦收到过无以计数这样女人的请求信，但他还是被克莱尔的话触动了。她声称她的未来掌握在他的手中，“创造者不应该毁灭他的创造物。”这些话带来了一次偷情幽会，但其产生的结果却非常实际：当五个人耳闻户外雷声轰隆的时候，只有克莱尔心里清楚，自己正怀着拜伦的孩子。

为了在那个下雨的夏日晚上给客人们找些乐子，拜伦翻开了一卷译成英文的德国恐怖故事，开始大声朗读起来。除了闪电的光芒偶尔照亮窗子外，给屋里惟一带来亮光的，就是闪动的烛光和壁炉里燃烧的木头了。拜伦喜欢吓唬人，特别是当别人因为户外雷声轰隆狂风呼啸而惊悚万分的时候，他更是乐不可支。故事读完了，拜伦合上书，提议来一场比赛：每个人都来写一个鬼故事。他也许想像不到，他提出的这项挑战会催生一部注定比他自己的作品更有名的小说，也想像不到，玛丽·葛德文，实际上通常的叫法是玛丽·雪莱，会是这部小说的作者。

玛丽的小说《弗兰肯斯坦》的初印已是在两年之后了。它很快便吸引住了读者，并被搬上了舞台，在长达几乎两个世纪的时间中，它牢牢控制住了人们的想像力。小说不仅被译成多种语言，而且被改编成多种形式——舞台剧、电影、电视剧、卡通书、谷类早餐包装画。1931年动画版的《弗兰肯斯坦》使弗兰肯斯坦博士和他的造物闻名世界，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电影明星鲍里斯·卡洛夫为玛丽在那个夏天想像出来的造物作出了最鲜明的刻画。

1816年那个晚上还产生了另一个现代神话：一个声名可以和玛丽的怪物媲美的造物（也形似人类）的故事。在拜伦提出的挑战的刺激下，波利多里医生创作出了《吸血鬼》，第一部同时也是最风行的一部关于人类吸血鬼的小说。它为后世这一类型的小说作家——从布兰姆·斯托克一直到安妮·赖斯——开了先河。那天晚上在拜伦别墅里的每个人也许都清楚波利多里刻画的人物。贵族式的吸血鬼，捕捉别人吸取人血，这毫无疑问就是拜伦自己。

那天晚上，一颗晦星悬在所有这几个倾听拜伦读恐怖故事的神采飞扬的年轻人头上。虽然他们似乎前途无量，但是死亡和夭折在等候着他们每一个人。可以说，《弗兰肯斯坦》在其诞生之日起，就诅咒了所有那些在作品中出现的生命。只有玛丽和她的胞妹活得长些，忍受着那些关于逝者的沉重的记忆，正是和他们一起，才度过了一段独特的时光，并且催生了两部充满想像力的著作。

我们的书是关于怪物、文学还有人类的创造，以及那些创造行为的悲剧性结果的。我们想探求1816年夏天在狄沃达蒂别墅开始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灵感来源，我们也想探讨创造者和他们的造物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冀望去揭开那个一直迷住读者和观众的无名怪物的真相。

第一章 平等的爱

玛丽举止带着柔美和羞怯的喜悦，
整夜的欢愉甜美的笑容凭增她的美，
她一次也不为自己其他的美羞怯
甜蜜的爱和美容值得我们关注。

……

你所有的，是一张绝望中的甜蜜的爱的脸，
你所有的，是一张微微悲痛和忧虑的脸，
你所有的，是一张疯狂地惊骇和惧怕的脸
它永不会平静直到躺入棺柩装殓。

——“玛丽”，威廉·布莱克，写于1801—1803年

就像许多故事一样，在这个故事开头，有一场恋爱发生。恋爱双方是两个杰出但也十分古怪的人，他们好像一点都不般配。威廉·葛德文有一种令人苦恼的害羞，另一方面又惯于诉诸理智，而且当他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坠入爱河的时候，明显还是一个四十岁的处男。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激情澎湃，有时候甚至不计后

果，她从来不顾世俗舆论，而且坚持不屈居任何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让这两个人走到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兴趣：革命。

假如“激进风格”这个术语在18世纪晚期就已经流行的话，那么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威廉就是它的化身，因为他们是那一代想推翻既存秩序的年轻人的偶像。他们俩都受到过法国大革命的激励，这场革命爆发于1789年，给社会的彻底革新带来了希望。1792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了《女权辩护》一书，震动了英国民众。这本书源自她对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人权宣言》的辩护。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人预先想到用“人”这个词作为“人类”的代名词是一种“性别歧视”；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大胆地为人类的“半边天”发出呼声，要求得到她们的权利。

沃斯通克拉夫特常被称为第一个女权主义者，下面这些刻薄的观点即可见一斑：

我自己的性别，我希望，它能宽恕我自己，如果我以理智的产物来对待它们，而不是陶醉于迷人的优雅，以及认为它们永远处在孩童状态，无法独立……我希望说服女性努力去获取自己的力量，意志的也是身体的，说服她们所谓的温和的措辞、多愁善感以及仪态高雅，几乎都是软弱的同义词，而且那些总是充当被同情的对象的人……很快会成为被轻视的对象。

又比如：“一个错误的教育，一个狭隘的不开化的头脑，以及许多性别偏见，容易使女人比男人更僵化。”又如：“一个不幸福的婚姻是家庭之大幸，而且……一个被忽略的妻子，通常是一个最好的母亲。”最后比如：“冀望于女人拥有美德是徒劳的，除非她们在某

种程度上独立于男人；不但如此，冀望于人性的情感具有力量也是徒劳的，这只会把女人变成贤妻良母。然而当她们完全独立于她们的丈夫时，她们又会变得狡诈、卑贱、完全自我。”

在一个女人还是她们的父亲和丈夫的合法财产的年代，这些言论可谓离经叛道。那位叫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福德伯爵——他另外一个闻名于世的地方是写了第一部哥特小说，声称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个“穿着衬裙的鬣狗”，表明了英国上层阶级对这位女权主义者的看法。

沃斯通克拉夫特未来的丈夫葛德文，虽然在人前显得胆怯和内向，但是一写作起来却滔滔不绝。在他最著名的著作《政治正义论》（1793）中，葛德文试图描述一种能让人类趋于至善的社会环境。虽然法国大革命的蔓延已经引起了英国上层阶级的恐慌，但是葛德文断言“君主制是一种不可避免走向腐朽的政体”。但是他走得太远了，越走越远，竟然宣称所有的政体就其本质而言对人类的至善都是一种阻碍。葛德文相信，社会的变革不能通过强制和暴力而只能通过理智的力量来推进。《政治正义论》的出版使他成为当时英国最著名的人物，一时间他被青年人奉为偶像，他对社会改良的洞察推动了青年人的进步。弗洛伊德曾经写到过，每个人都有一个人“家庭浪漫史”，一个他们对生活中的不同关系进行解释的故事。玛丽·雪莱，作为这两位著名的激进人物的女儿，父母的爱情故事必然会在她心中萦绕，同时她也会将它（以及她自己的生活）作为故事写进她许多的文学作品中。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生，用20世纪70年代的话来说就是，“个人的即政治的”。她所有的写作都是她用她自己的经验来阐明

她的观念。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别人的关系往往动荡不定，因为她的星宿是水星，有时她满怀激情，咄咄逼人，有时又贫困潦倒，郁郁寡欢。她的生活就像她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故事一样——卢梭在《新爱洛绮丝》中的烦恼，或者歌德那部享誉世界的畅销书《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言情剧。她是一个矛盾的女人，行动经常与自己的激进哲学相悖逆。她像钻石一样硬脆，如果击打得不是地方，她就会粉身碎骨。三十八岁的时候，她写道，“在我脑子里一定天生有某种缺陷，即便是最悲惨的经历也无法根除我所具有的愚蠢倾向，希望碰上什么浪漫的温柔。”事实上，很少有人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那样深陷于这个“缺陷”不能自拔。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年4月27日出生于伦敦，这一年英国在军事上大胜，赢得了加拿大和印度，成为地球上最有权势的国家。在国内，英国人正在从一项强化的经济活动——工业革命中发现新的财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祖父作为矿主和发展中的纺织工业的布料供应商，大发其财。他的儿子，也就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父亲，继承了这笔财产的三分之二，是一个大败家子、大酒鬼，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根据葛德文的记载，沃斯通克拉夫特回忆她的母亲是“他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应声虫”。

沃斯通克拉夫特童年时处在一种极端的状态中，她要么就无所作为要么就必须奋发图强。她是家里的六个孩子中的老二。她非常憎恶父母对比她大两岁的哥哥尼德的偏爱。说尼德在家里的地位是“金童”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在祖父的授意下，他继承了另外三分之一的家产。然而，家产并不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渴求的。她嫉妒的是母亲伊丽莎白·迪克森倾注在尼德身上的关注和温情。让沃斯通克拉夫特觉得兄妹间并不平等的明显例子是，尼德是由母亲

亲自喂养的，而婴儿时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却是雇的一个奶妈喂养的。我们并不清楚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如何知道她的被动地位的，但是一旦她知道，她就认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正如她后来写到的，一个母亲“即便有父母亲的感情但没有喂养自己的孩子话，她就不配为人父母”。

在1787年写的一部小说《玛丽亚》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再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抱怨。（并非巧合，与书名同名的主人公，是“爱德华的女儿，前者娶了伊莱扎”，与沃斯通克拉夫特真实生活中的父母同名。）书中不仅描述了男人是如何压制女人个性的，而且还展现了女人往往对这种专制逆来顺受。很显然，作者回忆起了她自己的家庭，她写道：“她的父亲总是否定女性的成就，而且乐意见到他的妻子因为懒散和身体状况不好而不去麻烦周围的人……[他]总是非常暴虐和冲动；事实上当他喝醉时很容易被激怒。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直心怀恐惧，担心他会让母亲惊吓而死。”对那些知道底细的人而言，这幅写照再明显不过了。现实生活中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经常睡在靠近她母亲卧室的楼梯平台上，当父亲发酒疯时，好保护自己的母亲。

沃斯通克拉夫特只有几年的正式学校教育，但是父母的无能却也给了她在户外疯跑玩耍的自由，而不是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女孩的命运一样，被限制在屋内。为了弥补在家里受到的冷落，她热情地发展着友谊。当她十四岁的时候，她玩得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名叫简·阿登的学校女生。两位少女相互写信，谈论“花花太岁”——镇上的一位时髦年轻小伙。后来因为某件事，沃斯通克拉夫特指责简和另外一个女孩要好。沃斯通克拉夫特给她写信说，“我承认，在爱和友谊上，我有点专横；我必须被摆在第一位，否则宁愿不

要。”在另一封给简的信里，她写道，“在我所爱的人那里，我无法忍受哪怕一丝的忽视。”

当沃斯通克拉夫特进入青春期后，她需要从儿童时穿的直筒式胸衣和舒适的衬裙，换到以坚硬的鲸骨作支柱的束身胸衣，这让她从胸到腿都感到束缚。除了这种受限制的感觉外，她还觉得缺少一处属于她自己的能让她独处的房间。有一件事显示出沃斯通克拉夫特性格中反抗的因素正在滋长，她宣布永远不会为金钱而结婚，她要为自己寻求一种高贵的生活。她也越来越关注社会问题了，尤其是关于仆人和穷人生存境况方面的问题。

当沃斯通克拉夫特十五岁的时候，她家迁往在伦敦郊外的霍克斯顿。在那里她遇到了范妮·布拉德。很快，沃斯通克拉夫特“就在心里发誓，要和她结成一世的朋友”。范妮也有一个酗酒的父亲，让她饱受其苦。沃斯通克拉夫特很快就向简吐露说，她喜欢现在的这个新朋友“胜过世间其他的一切”。沃斯通克拉夫特写道，范妮“有一种男性的理解力和明智的判断力，然而她也有一种完全女性的美德”。她们之间的关系经过了另外一次搬家的考验，成为沃斯通克拉夫特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婚姻，不管是为了爱还是金钱，都对沃斯通克拉夫特毫无吸引力，尤其是她看到的她父母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她知道她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了。（“我要么必须自食其力，挣钱养活自己，要么就十分潦倒，”她这样说。）在那时，单身女性可供选择的工作十分有限——教师，家庭女教师，或者是陪护。1778年，沃斯通克拉夫特找到了一份陪护一位有钱的寡妇的工作。这件差事，除了名声好听外，其实非常无趣，因为它要求受雇的人迎合雇主的种种性子：作家范妮·伯尼称之为职业“拍马屁”。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却

干得很成功，直到两年后她不得不回家照料病危的母亲。

在接下来两年，沃斯通克拉夫特都忠心地照料着她的母亲。而在这段时间里，她那位结婚了的哥哥尼德，却很少来。虽然沃斯通克拉夫特盼望过，病床上的母亲能对她有好脸色，但是她失望了。她母亲临终前的话是，“……再忍耐一点，一切就都结束了。”然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却想有所改善——获得一份她曾经梦寐以求的感情——当她写她的自传体小说《玛丽亚》的时候。在小说中，垂死母亲留给女儿的话是：“我的孩子，我待你一直不是很好。希望上帝能原谅我！你也能原谅我吗？”将来的一天，玛丽自己的女儿也会学她母亲的样，拿起了自己的笔，“改善”自己的现实生活经历。

母亲逝世6个月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小妹伊莱扎嫁给了梅雷迪思·毕晓普，一个大她十岁的造船商。不到一年，伊莱扎就产下一女，之后患上了我们现在称之为产后抑郁症的病。体贴的毕晓普于是请来了沃斯通克拉夫特陪陪她。而实际上，沃斯通克拉夫特却打算趁机“解放”她：在范妮·布拉德的帮助下，沃斯通克拉夫特给伊莱扎打气，让她趁毕晓普不在家的时候离家出走，婴儿也不管了。她们躲到了伦敦的北部，改名换姓生活着。如果按伊莱扎自己的意思，她也许早已经回到她丈夫身边了，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又让她狠下了心肠。

现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始去实现她自食其力的梦想了，和范妮·布拉德建立一种新生活。1783年，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三妹埃弗里娜也加入了她们，四个女人在伦敦郊区的纽因顿—格林办了一所学校。在那里，沃斯通克拉夫特遇到了理查德·普赖斯博士。他多少以一个父亲的角色，将她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下。普赖斯博士是一个自由的酷爱者；热心支持美国革命和英国国内改革事业。他和美

国、法国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往来通信，比如富兰克林、杰斐逊以及孔多塞等等，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普赖斯帮助沃斯通克拉夫特认识到自由、人权等下面的知识基础，而在以前沃斯通克拉夫特对这些只是有一些本能的感觉。

然而，沃斯通克拉夫特所冀望的“女儿国”式的生活，很快幻灭了。1784年8月，传来一个消息，伊莱扎的还是婴儿的女儿，原本由她父亲带着的，现在却死了。伊莱扎的精神再一次崩溃了。后来她认定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毁了她的婚姻，导致她失去了孩子。（沃斯通克拉夫特引起的憎恨，在她死后多年得到了报应。当她自己的女儿想从伊莱扎和埃弗里娜那里寻求庇护的时候，遭到了拒绝。）这个时候，范妮·布拉德身体也病了，染上了肺结核。当她长期的男友休·思科斯——他已经成了里斯本的一名酒商——向她求婚的时候，沃斯通克拉夫特鼓励范妮答应下来，她认为葡萄牙的气候有助于范妮的健康。但是在和朋友分别后，沃斯通克拉夫特却写道，“无人可爱了，这个世界是一片荒漠。”

当范妮怀孕的时候，沃斯通克拉夫特从海上坐船去里斯本陪她。抵达后过了仅仅几个小时范妮就分娩了。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看到的却是一场悲剧。范妮的病影响了生产，母子俩双双过世。范妮的死让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生都难以释怀。她写道，“死亡结束了我最亲爱的、年青时候的朋友的一生；然而，她仍然和我在一起，当我在荒野漂泊游荡的时候，我还能听到她温柔的嗓音在轻颤。”

沃斯通克拉夫特将纽因顿—格林的学校关了，回到了英格兰。她找到了一份工作，给一个爱尔兰贵族家庭当家庭教师。这份工作仅干了一年，因为家里的夫人认为孩子们更信任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爱尔兰期间，沃斯通克拉夫特读了让-雅克·卢梭的书，深受其

思想的影响。卢梭是18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思想家。沃斯通克拉夫特发现他的作品特别有吸引力是因为它强调个性，尤其是在《忏悔录》中。卢梭也像她一样，是个内在矛盾的人。在1787年3月24日给她妹妹埃弗里娜的一封信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写道：“我正在读卢梭的《爱弥尔》，喜欢他的自相矛盾……他是一个奇怪的矛盾的不快乐的同时又是聪慧的产物——然而他也具有不寻常的敏感和洞察力。”她似乎是在描述她自己。

在纽因顿—格林的时候，沃斯通克拉夫特已经写了一部书，《女教论》。一位叫约翰·休利特的好心牧师，把它送到了伦敦书商约瑟夫·约翰逊手中。约翰逊接受了这部书，并付给沃斯通克拉夫特二十个几尼^[1]。这笔钱，沃斯通克拉夫特很快就转给了范妮·布拉德的两个穷兄弟，也顾不上自己债务缠身了。1787年，沃斯通克拉夫特给约翰逊写信，谈及自己谋生的新计划：当一位专业作家。“我已决定了！你的性别通常会让你对女性的决断一笑了之；但是让我告诉你，我从来不会干任何理所当然的事，我不会言听计从的，除非能达到我自己的目的；不可能，是对那些软骨头说的。”她重新回到了伦敦，在那里约翰逊帮她找了一处寓所。约翰逊是一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经他手出版过作品的人包括威廉·布莱克、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佩因，以及科学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进化论》作者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诗人威廉·考珀和化学家约瑟夫·普赖斯特利。

约翰逊号称“书业之父”，因为他是第一个搞图书代理的人，而不仅仅是为那些想出书的人充当印刷商的角色。约翰逊成了沃斯通

[1] 英国旧时金币或货币单位，价值21先令，现值1.05英镑。